

一大早，五叔就在田边转悠，看着一片黄橙橙的稻田，五叔想，又到收获的时候了。他扛着锹，向西边走。

西边的那块田低凹，还有积水，收割机作业不方便。他把田缺口控大些，理出一条浅沟，好尽快排水。一条一尺多长的水蛇，正在稻丛间缠一只灰褐色的青蛙，青蛙白肚皮朝上，一鼓一鼓的，已经无力挣扎。五叔忙用铁锹拉开两只小生灵，水蛇惊恐地向稻田深处逃去，青蛙也“咕”的一声，跳到旁边的水里。

五叔扛着锹，又向东边的玉米地走去。路上，遇见了二拐子。二拐子是五叔的邻居，腿有残疾，行走不太方便，也不能干重活。村里为了照顾二拐子，安排他在这一片区当保洁员。二拐子见到五叔，忙上前问道：“五叔，五婶的病不要紧吧？”五叔说：“老症候了，好也难。”二拐子说：“那你们怎不在城里多呆些日子？调养调养？你自己的身体也不如以前雄壮了。七十多岁了，也不能太累了。”五叔说：“你看不见这一片庄稼？我能在哪里呆？回来吃药打针一样，我看村卫生室条件也不差。”

讲起五叔的“累”，也确实是他自找的，为此，家里闹过许多的不愉快。

五叔家的前面，大大小小、零零碎碎的田地，加起来足有20多亩，都是附近村民的承包地。这些村民，有的在城里买了房，举家搬到城里住了，有的十几年前，就拖家带口地到上海、深圳打工去了，房门一把锁，管他土地不土地的。

五叔看着心痛，这都是些良田肥地啊！他想把这些抛荒的土地都种起来，好在现在种地也不累，大多机械化操作，只要安排好就行了。

他和那些抛荒的户主们联系，要他们提要求和条件。回话都是“不好意思！”不但不要租金或者补偿，还净说些“难为你了”“您老受累了”的客气话。五叔受了感动，他不由得想起当年当村大队长时，处理过多少因为边界纠纷寸土不让，打得头破血流的事情。现在倒好，搁着几亩几亩的土地不种，任其风吹草长白茫茫的大片大片荒着，真是疯了！他想着这些户主们的过去和现在，竟也觉得有许多的无奈。

五叔开始搞起了调查研究：哪些田块该栽水稻，哪些地块能种玉米、小麦，地势高的，又离水源远的地方，种黄豆、花生最好。



诗与画

欧吉忠 /配诗
流冰 /摄影

岁月的铜锤
震碎万千山石
铺呈出一部辽阔的天书
清风的手指
千万次翻阅
一柱擎天
旋转日月

一座城

杨 昉

这是一座只有一个红绿灯的小城，安然地静卧在四面环山的一小块洼地，仿佛是被遗忘的角落，年复一年养育了一方水土一方人。生活在这里的人，从日出到日落都呼吸着大自然的气息，无时无刻都感受着大自然的馈赠。穿城而过的那条河，孜孜不倦地流淌，滋养了两岸的土地。周围山里的景色四季更替，城里的人生生不息，河里的水连绵不绝，岸边的草木一枯一荣，静悄悄地，默默无闻。

四面环山下缺少喧嚣的小城，拥有与世无争的潜质，给予了人们安逸的灵感。喜好安逸的人一定能够在此得到共鸣，因为很容易在这儿找到一片净土，让你脱离外界的嘈杂。但不解的是，同样是这条静静的河水，却灌溉了一片红色的土地，赋予了人们拼搏向上不屈不挠的精神。如此的差别，是不是称得上神奇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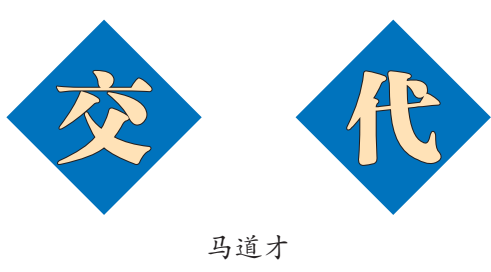
光阴是一代代人奋进的影子，记录着从这里走出的人，也记录着从外地走进的人。熟悉的人出去久了，渐渐变得生分，生分的人来的时间长了，慢慢变得熟悉。但，在这儿，没人会说你是外乡人，因为与那山那水相比，谁又不是短暂的过客？

爱得深沉，只言片语也是深情。如果问这座小城是哪儿？我的回答是故乡，千千万万人心中的故乡。



东石笋副刊

本版责任编辑：流冰
邮箱：543385541@qq.com



马道才

打那时候起，总见五叔头戴着一顶小斗笠，肩扛锄头或锹，整天在他代耕的田地间转悠。中午，太阳底下，他在水稻田边蹲着，听水稻拔节的声音，抚弄水稻孕穗时渐渐膨胀起来的苞衣；早晨，他又在玉米地里看，眯缝着眼睛，看玉米梢头那氤氲的花粉，是怎样轻轻地飘落到秸秆乳白色胡须上的——那是生命的过程，五叔看到的却是一堆堆、一筐筐金灿灿的玉米棒子。

七八年来，五叔每年的收入都在三万元左右。除了给户主们一定的现金补偿外，到了春节前后，五叔总要叫上二拐子，要他开着运“垃圾”的保洁车，给那些被耕种的户主们送去黄豆、花生，还有糯米、面粉，好让过年的时候蒸年糕、包饺子吃。而那些人家，回赠的礼物比五叔送出去的还多。五叔趁着回访的机会，又把那些烟酒之类的礼品送回去了。

每年正月十五之前，外出打工的都要回来过年，五叔家总是出一屋进一屋，天天抹桌不干。五婶因气管炎、肺气肿的老毛病，只能躺在里间的床上，微笑着和大家打招呼，接受大家的问候和祝福。

近年来，特别叫儿女们担心的是五叔的身体也大不如前了。他的病，其实比起老伴的症候还要厉害得多。

去年，村里组织六十五岁以上老人免费体检，在镇中心卫生院CT时，查出了肺结节，12mm。微创手术后，病理分析是浸润性肺癌。虽然每年春节，都是五叔和乡亲们最快乐的时光，但今年春节不一样，今年春节儿女们回来，五叔既为自己的病情感到压抑，面对的肯定是儿女们最凌厉的“劝退”攻势。五叔想也是时候了，他必须要给儿女们一个明确的交代，这一点，他已和五婶商量好了。

五叔一男二女，儿子郑强，私企老板，两个女儿，一个教师，一个公务员。

十年之前，儿女们就开始做老两口的工作，要他们到城里和他们一起生活。老两口有时也经不住他们的狂轰滥炸，间或也去过他们三家过个三天五天，但都好景不长。不是五叔来横的，非要他们送回家不可，就是老两口坐客车，花三个多小时，不辞而别。郑强也问过五叔：“为什么不能在城里享受享受晚年生活？我们有不恭不敬的地方吗？”五叔哈哈笑着说：“是我们贱惯了，歇下来就腰酸腿痛，睡不着觉。总是做梦，庄前屋后的一草一木，总在眼皮底下晃悠。”五婶也帮着腔，说：“你爸就是一头犟牛，犁田耙地是他的命，你们就别劝了。”其实，儿女们心里都明白，爸爸心中最放不下的还是那二十多亩的土地，乡土情结是他生命的归依。

儿女们都是孝顺的。见劝说不下，就采取另一种方式以尽孝道：每到星期天或是节假日，谁有空谁就往乡下跑，牛奶水果还有母亲的针药，一包一包地往家送。平时，特别是晚上，孙子、外孙女们的电话，也是不断。当孙子说“想爷爷奶奶”的时候，五叔也会撩孙子的欲望，吊孙子的胃口。“孙子，星期天叫你爸带你到爷爷家来，白天，爷爷带你到河边石头上看乌龟晒太阳；晚上，带你到田野里看萤火虫，你还没见过萤火虫吧？一闪一闪的，可好玩啦。”逗得小孙子在那头抱着手机又是跑又是叫，似乎马上就要他爸带他到乡下去看萤火虫似的。一会儿，上一年级的外孙女丹丹又打来电话，丹丹说：“下个星期天我和妈妈到外婆家送药来，老师说，疫情期间要常洗手，爷爷家的水干净吗？”五叔听着这稚嫩的声音，笑着说：“丹丹，爷爷家几年前就安上了自来水，路边有垃圾桶卫生间，晚上还有光伏路灯呢，和你们城里差不多啦！”

“差不多了？”丹丹问。爷爷说：“是的，差不多呢！”

时间过的飞快，今年的春节假期已经接近尾声。吃过早饭后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郑强开始发言：“爸爸，明天我们就要回城上班了，你二老的年纪和病，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意外，我们很不放心，无论你们去不去城里过，我们都会安排得好好的，只是有一条，爸爸代耕的事，是坚决不能再干了！”大家脸转向了五叔。

五叔说：“哪里也不去，就在家里养老了。正好今天人齐，有件事，我要和你们说了，就算是一个交代吧。”五叔顿了顿，一脸的严肃和认真。

“这件事是我和你妈商议好的。”五婶附和地点了点头。五叔继续说：“以后我和你妈不管谁先谁后，第一，不开追悼会，不做事（注：指请道士来家念经之类），骨灰撒在庄前屋后的田地里。第二，你们都不缺房子，这栋楼房给村里作养老院用，不收费，二拐子兼养老院院长。这事我和村里已打过招呼。第三，以后我存折里还有钱的话，你们三三三十一。队里的秦传和，去年刚脱贫，过继过来的一个丫头，念高一，成绩好，你们要帮扶帮扶。”

五叔刚把话说完，就气喘起来，上气不接下气似的。屋子里一下子静了下来。当教师的女儿追问：“代耕的事有什么打算呢？”这时，只见二拐子一拐一拐地跨进门来，“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，刚才，那些外出的户主也在开会，大家一致决定，收回五叔代耕的那些土地。回乡创业的就自己种，不能回来的就流转，或者委托亲戚朋友种。”这个消息来得也正是时候。五叔明显地愣了一下，但马上就缓过神来，他站起来，带头鼓起掌来，满屋子掌声一片。

远处，有锣鼓声传来，五叔激动起来，连说：“来了，来了。”大家问什么来了？五叔说：“早晨接到村委主任的电话，说今天上午村文艺小分队要来我家拜年。”“快出去迎接。”说着，五叔带头走出了大门。

只见门外广场上，早已经是彩旗招展，双狮起舞起来，一位长得十分俊秀的女孩子，一曲降央卓玛《再唱山歌给党听》抒情、悠扬的女中音，伴随着锣鼓声、笑声、掌声，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中。



老家门口有块稻田，约二亩地，原是别人家的。一次吃饭，父亲说，我们把这块地换来，挖成池塘，养些鱼，平常洗菜、洗衣服、浇菜园等都很方便，将来吃鱼也方便。母亲和我们兄妹仨鼓掌说好，都打心眼里佩服父亲。我似乎看到一口水汪汪的池塘，一拐角处架着石条板，四周垂柳倒映，塘埂边栽满了芒科和茭瓜，母亲蹲在石条上清洗衣服，我拿着自制的鱼竿站在塘埂上钓鱼，小狗小猫在池塘边跑来跑去，鱼在水里吹着泡泡，还有一只蜻蜓轻盈地落在池塘中的一根枯枝上。春天或秋天的风吹过来，村庄一片美好。

父亲可能也被他的决定感动了，于是说干就干。稻田尚未播种，两家换了地，父亲带着亲戚、舅舅、堂哥等六七人，两天就挖出了一口一人深的池塘，塘泥倒在屋后竹林，然后从赵大塘引来了水，四周栽上杨柳、冬青、桂树等。父亲不知从哪弄来的石条，光滑的表面凿出浅浅的沟痕，像千军万马踏过，像千年明月照过。我抚摸着石条，仿佛抚摸着过往的沧桑。

石条在靠屋前塘角处安放稳当，父亲又放些草鱼、鲤鱼、鲢鱼等鱼苗，靠塘埂移栽些芒科和茭白，如此，一塘水就活了。父亲没事时总围绕池塘转圈，也到竹林走一走。竹林不大，三间屋后场地，与鱼塘隔一条沟渠。竹子是我六七岁时父亲栽的，叫“三月竹”，成年的竹子正合适做鱼竿。苏轼说：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”。父亲是工人，也是农民，无关雅俗，屋后栽些竹子可能更像一户人家，三九天寒，大抵也可抵挡些风雪，让草屋多一些温暖。也可能有另一层意思，希望孩子们像竹子一样茁壮成长，有竹子一样的品格和气节。

有了这口池塘，屋前就有了许多生气，显得更加生机勃勃。春天来了，池塘边的杨柳最先发出鹅黄的嫩芽；夏日酷暑，柳树上知了“吱吱地叫着夏天”。母亲用篮子在塘埂边培植豆芽，每天早晚浇水，几天后绿豆芽就齐刷刷地长了起来；秋季丰硕，网鱼，翻菱角，扳茭白，厨房里多了许多美味和欢声笑语；冬天，雨雪霏霏，池塘边的柳条晶莹剔透，塘面结着薄薄的冰，有孩子扳了冰块抛碎在冰面上，冻结成珠，如落玉盘；腊月，母亲和婶婶们杀鸡宰鸭，拔了毛，然后蹲在石条上清洗，手冻得像鹅爪一样通红，张家前李家后，有说有笑。母亲烧的鸡杂鹅杂，农家烧法，没有味精，也特别好吃。

我小时就喜欢腊月，父亲在外工作，母亲一人种地，一个人种四口人的田，一年忙到头，稻谷归仓，终于可以歇歇了。村里家家户户杀鸡宰鸭，炊烟都飘着香味，亲戚们常来串门，饭桌上的菜丰盛起来，母亲的脸色也红润了许多。腌好的腊货挂在墙上晒着，油晃晃的，看着过瘾。有时我塘里钓两条鱼上来，母亲做成鲜鱼冻，入口冰凉，口角生津。鸡蛋、鸡爪冻、猪头冻、猪蹄冻，还有咸鱼冻，腊月开始都渐渐上了餐桌，家家必备，待客方便。如今吃鱼都是上几个锅子，偶尔有猪蹄冻子端上来，也乏了当年的味，其他冻子很少见了，我只有回老家亲戚家才能吃得到。

早晨起来，母亲做好早饭，就到池塘石条上洗衣服、洗菜，然后下地劳作。傍晚收工后，母亲去池塘里挑水浇菜园，再摘些蔬菜回来。菜园在村子更迭，取水不方便，我有时也帮母亲担水抬水。菜园随四季更迭，皆时令蔬菜。洗菜的时候，有许多小白菜游了过来，我伸手去抓，白菜一转身就没了。我和母亲将脚浸到水里，让白条在水里啄，痒痒的，似人在挠，我和母亲忍不住发笑。

母亲说：“还是你爸能干，挖了这口塘，我们洗衣洗菜用水都方便。”

我对母亲说：“我毕业了帮您挣工分，您就没那么累了！”

母亲说：“你好好念书，书念成了比什么都强！”

我说：“还有妹妹弟弟呢！”

母亲说：“你带个好头。”

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考学跳出了农门，然后进入了城市，弟弟妹妹也都成家立业，我们像小鸟一样飞出了村庄，远离了父母、老宅、竹林和池塘。父亲退休以后，母亲搬到父亲单位住了，这老宅、池塘、竹林卖给了三叔，后来弟弟又从三叔手中买了回来，拆了老屋，建起两层小楼和一个四合院。弟弟说，这是父亲留下“根”，不能丢了，宅子在，故乡就在，亲情就在。本世纪初老家拆迁变成了工业区，弟弟建的小楼还是没留住，父母也在那阵子相继去世，从此，老家成为了记忆，故乡成为了追忆。

“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。问渠那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朱熹这首诗脍炙人口，每当我读到这首诗，我就会想到我家那口池塘、那片竹林，还有我快乐的童年，它们在我的记忆中从未走远，相反，随着岁月的增长，它们却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亲切。

六安好

（外一首）

周维真	
六安好， 最好是潯河。 双龙抱城碧波漾， 芸芸众生最思量。	化为尘烟入寺中。
六安好， 最好是山峦。 峰峰岭岭瞰三省， 刘邓大军威名扬。	六安好， 最好是红衣。 一碟肉干半壶酒， 相逢已是白发人。
六安好， 最好是双塔， 皋陶汉皇千古事，	最忆是皋城 一山一世界， 一塔一风景， 尘世多少事， 最忆是皋城。

秋 算

鲍世勇

香流田野喜金秋，糯糕沉弯品种优。
挥臂开镰刀扫地，痛心挽稻穗难畴。
群鹅开镰刀啄啄，众鸭争肥狗吠吠。
客问何如提早割，家禽放养赚回头。



诗 歌

甘苦舌耕

庄有禄

业全部安排在课堂完成，绝不带至课外。我坚决反对利用星期天(当时还没有实行双休日)给学生补课。为此，一九九八年秋学期，我跟校长展开了一场舌战，关系闹得很僵。当时，我向校长列举了周日补课的诸多害处：周一至周五六天上课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，学生每天需要消化的学习内容五花八门，负担沉重，神经始终绷得很紧，没有喘息的机会。好不容易盼来星期天，放松一下身心；或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，补差补缺；或处理一下私务，回家取粮钱和菜；赶上换季时节，回家取时令衣服等。赶上学校安排周日补一天课，很无人道地剥夺了学生仅有的自由空间，让他们深感措手不及，计划做的事情全部泡汤，完全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，怎么能安下心来好好补课呢？补课的效果将大打折扣，甚或得不偿失，有点劳民伤财、自欺欺人的味道。

听完我的一席申辩，校长涨得满脸通红，最后以势压人地吼道：“难道你比霍邱一中、六安一中还过劲！他们星期天都安排高二学生补课，你反对补课，不合常理呀！那好，明年高考见分晓！”为给校长留个面子，我只好退让一步，建议每两个星期天补一天课，另一天留给学生自由支配。结果校长勉强同意了我的建议。我把此种情况向学生们作了解释和说明，结果赢得了全班绝大多数的理解与支持。

光阴荏苒，不知不觉三年时间过去了。其间，我始终坚持个人的教学方法不变，相信有心人，天不负；一份耕耘，一份收获。一九九零年高考成绩揭晓，我带的班级语文平均分在全县十几所完中里拔得头筹，尤其是作文平均分高于及格线，在全县引起了一定反响，受到县委、县政府晋级记功表彰，心里比吃蜜还要甜上三分。

更令人欣慰的是：我教的学生或继续深造，或步入军营和社会，大多凭着比较扎实的语文功底，在各自岗位上施展才华，成为单位里的大小笔杆子，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夸赞。特别优秀的成长为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和副教授、硕士生导师；有的成长为作家，著书立说，小有名气；有的成长为报社记者，笔耕不辍，收获颇丰，令人刮目相看。

而今，我虽离开讲坛三十载，但师生情谊始终没有淡却，逢年过节都能收到身处山南海北学子们的真诚问候：或打电话，或发短信和视频，情意浓得化不开；有的隔三岔五邀我小聚，共话师生友情；有的还登门造访，并长期坚持……我感到十分快意，颇有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”的况味。

